

第十七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常 青

樊璧珠

（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6 级本科生）

—

常青刚出生的时候差点闷死。

常青妈想要个带把的儿子，常青却是小丫头片子。也不知道刚生产完的妇女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儿，常青妈拽过身旁的被子捂在了常青脸上，常青爹只蹲在一旁抽烟，不说也不管。常青的哭泣渐渐弱了下去直至消失，常青妈松了口气，掀开被子，常青却在里头努力喘息着。

常青爹起身瞥了一眼，开口道：“要不就留下吧，反正是头一胎。”

听了这话常青妈狠狠剜了常青爹一眼。静默了许久，呛鼻的血腥味儿终于让常青妈头脑清醒过来。

“我下不去第二次手，就把她放在一边，自己去了罢。”

常青爹深深吸了一嘴烟，出门前朝床上那个皱巴巴的玩意儿瞥了一眼。

常青妈好好睡了一觉，再醒来时就下了地，洗衣服洗床单，谁也没去管丢在一边的常青。常青饿了三天，哭了三天，终于悄无声息。常青妈吩咐常青爹把没了气儿的孩子找个地方扔了去，常青爹刚抱起她，常青便微弱地哭了一声。常青爹的心里顿时一阵颤动，好像被泼了一碗滚烫的鸡血，他竟流出汗来。

俗话说有再一再二，不能有再三再四，况且这又是害命的行动，

两人同时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“还没死，这孩子倔，随我，养了吧。”常青爹尽量压着自己的声音，却止不住双手的颤抖。常青妈叹了口气，坐在炕边接过那个浑身发青的孩子。常青就这么幸又不幸地活了下来。

常青爹说得没错，常青确实倔，而且越大越倔。常青妈经常打骂常青，一不顺心常青就成了出气筒，常青却不哭，每次都把下唇咬出血印也不哭，常青妈便打的更厉害，终于手累了才去干自己该干的事。常青爹不管家里的事情，他一声不吭地在地里干活，他的全部愿望只是丰收和儿子。

常青再大一些就开始干活了，常青妈终于不再打骂常青，却不给她吃饱饭，常青喊饿，她只回答：“小丫头片子吃那么多干什么，家里不富裕。”次数多了，常青也就硬扛着不喊饿了。但是常青知道，家里的粮食很充裕，常青爹要吃两大碗，常青妈也要吃一碗半，锅里还剩下饭，常青妈就拌些东西喂给鸡吃，为什么不给常青吃，这谁也不知道。

常青五岁的时候，常青妈终于怀了二胎。她开始烧香拜佛，祈祷这一胎是个大胖小子。常青妈生的那天，常青正在院子里扫地，那把比她还高的大扫帚不知在常青手上扎了多少刺，常青喜欢乱想，干活的时候就天马行空地想，一个故事想完了也就天黑了。

“常青，常青！”

常青想着隔壁人家的小黑狗耳朵上有道新疤，可能是跟村口的大黄打架了。

“常青啊！”常青妈的声音更大了些。

常青转念又想，村长家的二哥去上学了，学校里肯定很好玩。

“常青，常青啊！”常青妈的声音开始撕心裂肺。这下常青听到了，她抱起手里的扫帚跑进了屋，常青妈出了一头汗，疼得浑身发抖。

“常青啊，快去地里叫你爹……”常青妈倒抽着凉气。

常青呆愣了一秒，然后飞也似的跑了出去，手里的大扫帚拖在地

上刷刷得响着，常青却想不起来把它扔开，常青和扫帚到地里的时候，村里人都在，就常青爹不在。常青又跑回屋里。

“爹不在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常青被炕上丢下来的枕头砸中了脑袋，“……地里。”常青就站在原地，炕上的常青妈边骂边扔，直到常青被一个沉重的针线盒砸到头上。

“去隔壁喊你王姨过来！”常青妈变了脸色，她眼中的怒气像针一样朝常青刺来，常青觉得自己浑身是孔，被扎的又疼又痒。常青跑了出去，边跑边想，有你扔东西的时间，王姨早就过来了。

最后常青和扫帚站到王姨跟前时，王姨还没听她说话就赶紧跑出了门，剩下常青瘫软在地上，枕着她抱了一下午的大扫帚。真饿啊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多吃点呢，常青想。

常青有了一个妹妹，并且只有这一个妹妹。

这晚上，常青爹娘吵到了半夜，常青肚子饿得直叫，偷偷溜下炕吃了半个冷馒头。

常青妈对常青的妹妹很好，虽然她老说二丫头差点要了她的命，却还是忍不住给二丫头塞各种好吃的。常青冷哼一声，顺顺利利生下来的孩子你不喜欢，非得要了你的命才疼爱，人啊真是贱。

常青又倔又老实，常青的妹妹却古灵精怪，小小年纪就精明算计。她长大了以后，常青替她背黑锅，替她干活儿，欺负常青的人从一个变成了两个，常青扫地的时候经常想，什么时候掐死她才合适呢？

二

常青该上学的那年在地上跪了很久很久，常青妈受不了她的牛劲儿，终于答应了送常青去学堂，常青妈和常青妹妹一人朝她啐了一口。常青不生气，从角落翻出一个破布包蹦蹦跳着去了学堂。

学堂里的男孩子正是皮的年纪，他们追着女孩子满屋子打，除了常青。因为常青太倔了，谁招惹她谁就会被这个又黑又瘦的小女孩抓

着头发打一下午。常青脑子慢，成绩不好，却最喜欢上学，先生只夸她努力，最终对着常青的成绩叹口气。好在常青识了字，不像常青妈一样是个文盲。

班上有个男生叫二孩，二孩从没像其他男生一样嘲笑常青，他总是明里暗里地帮常青，悄悄给常青买笔买本子，给常青讲她最不擅长的数学题，让做不完作业的常青抄他的答案。班里人都说常青是二孩的小媳妇儿，常青不懂那些也不理那些，小媳妇儿就小媳妇儿吧，他们爱怎么喊怎么喊。

常青只读完小学就没再读，村里大部分孩子也都没再读，大家都开始干农活做事情。二孩总是悄悄给常青写信，常青做完活儿也悄悄回一封信。这么持续了几年，常青再见到二孩时会脸红，二孩那成长的、晒得黝黑的臂膀悄悄地挤进了常青的心里。终于有一天，二孩来了一封炽热的信，常青到现在都还能想起来那封信的灼烧感。二孩问常青愿不愿意做他的小媳妇儿，年龄也快到了，常青该嫁人了。常青说愿意。

如果常青嫁给二孩，他们的余生怎样我不知道，但是常青没有嫁给二孩，她的余生应该是幸福的。

二孩的妈看不上常青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这个又黑又瘦的女孩，不好看不说，家里成分也不好，能干得了什么活儿呢，何必娶一个女人来拉自家下水。这以后，常青和二孩就断了联系，同时断了的，还有常青心里的那根弦，一见二孩就能弹出美丽乐曲的弦。

常青妈亲自做媒给常青找了一户人家，常青同意了，十八岁那年嫁了过去。

常青的丈夫叫马儿，就像一匹马一样倔，一样脾气大，也一样老实能干，这么说起来，他比起马着实更像牛。刚嫁过去的时候，两个一样倔的人经常吵，吵着吵着常青就懒得吵了，常青还是没有马儿倔。

马儿家里穷，但是常青能受苦；马儿家里穷，但能让常青吃饱喝足。

马儿对常青很好，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常青的心里再也没有了二孩。在马儿家的日子比在自己家里好多了，常青被喂得白白胖胖，隔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。二孩出村了，二孩妈还留在村里，常青经过她家的时候，二孩妈就盯着常青看，她后悔了，常青根本不是那个又瘦又小的女孩，她眉眼好看的很，她的日子过得好得很。

常青性子慢，马儿性子急，经常马儿从地里回来，常青还没有做午饭，马儿便骂骂咧咧几句自己随便做些东西，吃完睡一会儿又该下地去了。随后常青又生了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，常青的妹妹嫁到了邻村，马儿很讨厌常青的妹妹，因为她老欺负常青。

常青的大儿子贪玩，二儿子贪吃，小女儿贪说。大儿子交一堆狐朋狗友东家玩完西家玩，南家吃顿饭北家打一架，大儿子能吃亏又讲义气朋友多长大不愁没路走，曲曲折折也发展了个小领导；二儿子一得空就找吃的，一得空就喊饿，无数次骗走小女儿的食物，但二儿子运气好，读书没出路跟着军队走了，在当地成了家有了娃，退伍又刚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没受过什么苦；小女儿一张嘴整天说个没完，婆婆阿姨每个人都能聊上话，最后聊到了另一个城市嫁了个好老公也越过越好。说起孩子们，二儿子实在好运气，某天自个儿跑到河边玩，不小心陷到沼泽地里竟然自己爬了上来，那以后常青就相信一定有菩萨冥冥之中保佑着这个家。

常青就这么一天天变老了，身体一天天发福。马儿也老了，白发一根一根地钻出来，喜欢戴个帽子遮住它们。两个人成了空巢老人，偶尔大孙女回来住一段时日，常青就把孙女喂得胖胖的，再给孙女讲各种离奇的故事。好在常青和马儿身体好，两人都不生什么大病，守着块田地也得乐。

常青说过她谁也不恨，人生来就要受苦难，这辈子的苦是还上辈子的债，常青信佛。在这个清静的村子里，常青半个人都皈依了佛门，她用她的倔劲儿忌了荤腥，请回家一尊菩萨天天拜佛理经。大儿子回来翻盖了老房子，二儿子经常寄各种玩意儿回家，常青只是笑着，她

似乎再也不生气了。

常青的妹夫因病过世了，常青的妹妹越显孤独，常青和妹妹的关系在这之后似乎好了很多。我问过常青，你不讨厌她吗？常青说，当然讨厌过，但是她丈夫死了之后，她一个人也挺可怜的，过去的就过去吧。我笑常青真是好脾气，常青笑我不懂放下不懂变通。

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拼了，只剩了一村的老人，大儿子每年春节都回家住一周，二儿子隔几年回来，小女儿抽其他假回来。我说常青，你不想搬到城市里住吗，常青说，村子里清静，我能好好研读佛经。常青抱着一本字典，不认识的字就查，几年以后，常青已经背了好几本佛经。

三

我欣赏常青，什么事都入不了她的眼，她这一生都倔，倔强地活下来，倔强地入佛门，倔强得就像一颗常青树。

常青喂胖的小孙女是我，常青抱着的字典是我不用，常青讲的故事我能听一百遍都不腻。常青说她去世以后会修成佛去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希望常青真的能常青，她很健康，就像一颗常青树。

常青从未屈服过。

常青是我奶奶，我奶奶不叫常青。